

音註韓文公文集

九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序

送牛堪登第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
 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
 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
 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
 豈有司之待之也一作有御字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
 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為私乎抑無乃人
 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
 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眾一作俗
 而求識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
 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
 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口說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
 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
 趙之士出乎其情性者哉然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
 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一作聞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
 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
 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揔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難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一有者字無之老字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

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音南至號東，及洛師一作陽，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一作及。鄭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一作郡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詞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行一作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序。一作詩解其裝，得所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一無之字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

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一作仁義教莫正一作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一有而孰傳之邪夫鳥兔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一作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溺一作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一作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平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某與之游者有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一有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一作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

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於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一作其歸者乃吾之心也非文則不能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姓纂云韓安為秦所滅子孫分 堅以進

何與韓同姓為近散江淮者以韓為何遂氏何 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與博

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

道也故人也於其志志無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

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字也道於湖南為屬州南二字陽

公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

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

一作州服陽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

時黃霸為潁川守是鳥鳳鳥也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獨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

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音快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

柳之為州在嶺之上側南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

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一作感而不過必蛇蟺上音

音善又於元時連二切屈曲貌楚辭形蟻虬而委扶輿磅

蛇注形體蛇蟺相銜受也選虬龍騰驤以蛇蟺磅一有而字上音旁下音箔莊子將磅磅萬物以為一注

壓供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

氣蛇蟺扶輿磅礪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

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

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一作教而不出邪

廖師柳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

謂魁奇而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

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

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

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

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一有子字操瓢與簞一有食字曾參歌

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

固不暇尚何事麴蘖之託而昏具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

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績

在朝一無朝字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
渾然渾胡本切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瑄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修手其文一
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
目識之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
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
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耶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
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
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

邪

送陳彤秀才序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誇多而闢靡也蓋學所以為
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回
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穎川陳彤始吾一作余見之於楊湖
南門下頽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
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
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
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
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一作余不徵於陳
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
人言者類邪凡吾一作余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

陳生而不如其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墳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一作耳曰駟音轉姓也漢書云子以授魯橋底子庸子驥與驥同廣韻引前漢有庸授江東駟驥子弓子弓與驥同廣韻引前漢有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音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予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

六四十五

韓文公

八

貴

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公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一作得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故巷切說文水洑也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舩與楫知公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均一作均當以均為正裴均事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集一無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一作和平者之語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音機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南之

壤地三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
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於決怪雕
鏤文字與羣布里間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
上丘耕切下與鏘同千羊切前漢但能紀其鏗鏘發金石幽
鏘鏘舞而不能言其義注鏗鏘金古之聲也
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
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
諸冊書從事白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
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李益也宰相揆之子登進士第父
不調北遊何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

元年春舊本無今相國李公藩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
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

其地迂勞之使里一作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一作

其

九

持莫首鞞胡戈切鞞鞋釋各大本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鞞

一作鞞一作張丑亮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

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

不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如是一一作卒不得辭上堂即客

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

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

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

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

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

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說者謂冊即弘也其說見於送區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

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之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篔簹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如字或音謳生者哲言相好自南海挈女加切又女書切舟而來升自賓階儀冠一作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玄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巨恭切又由恭切然而

昌文十一

大四十

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耶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乎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殼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物吉一作告歸覲一作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一作為別

送張道士序并詩

張道士嵩高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劔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筆為國答羗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
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
之天空日月高下昭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期作
斯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
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
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一作既非公
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二不人且時有利不利
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磬扁婢典切鵠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

韓文公

一

一

一

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
其堂不躋在詣切其殿側吏切者也往時張旭喜一作草書不
治他伎喜怒窘巨隕切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
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
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
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
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焉旭有道利
害必明無遺錙銖上側持切精一作炎於中利欲鬪進有
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
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
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

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有一字師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侗音負外使回鶻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侗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負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一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宋景公被入直三省上蘇暫切下息

律之二十一

三

少之十

井切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盧達切洪曰或云持被入直當為句絕宋景公

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去

送楊巨源少尹序

洪曰白樂天贈楊秘書巨源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新有

昔踈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

故情清句三朝誰是勅白頭四海半為兒注云楊嘗之廬涿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退之此有送楊序

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躡律務實功夫須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送巨源序云以能詩訓後進也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嘗說古今

人不相及今揚與二疎其意豈異也子忝在公知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

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

其事為傳繼二疎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

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

者署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

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疎之去有是事否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

所於一無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

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

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一作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

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

一無斯人歟

在字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下邳之匱多美玉卓犖瓌上呂角切怪

一作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公既

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郡一作男為軍司馬門下之

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

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寂寥乎短章春容

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目而無窮焉愈嘗觀於皇都每年

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

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郡之知其果有成哉

於是感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正字即仁鈞之子一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大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

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

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

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比死侍御亦被讒為民

由一作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一作

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一有留有一

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

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一有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

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

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若李生温然

韓文二十一

五

五

五

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

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

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

飢寒聚而館之踈遠畢至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

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

故又為序之一作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叅謀

一作謀下序歐公云洪有一詩字終始無可

稱而名重一時以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

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高邛瀍

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一有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

錢則辭一作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一作勸之仕一作則

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不論人
高下事後復一作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下流而

若駟馬駕輕車就熟一作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

燭照數計而龜卜非字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

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

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

處地歸師一作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一作出先生仁且

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

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

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

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

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

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

曰凡去就一無此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

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

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字聽以能

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一作利於大

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

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

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遂字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

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

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
北也恃一作懷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
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上音奮下音越鎮河陽之三月以石
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
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
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
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
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
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
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
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

小序

韓文世

十

莊

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歷
於茲不能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
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一作具為吾以前
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鄭權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
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
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莫轄切首袴鞞許戈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
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

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

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

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

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風借本作颿風一日踔

勅教數千里漫一有瀾字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

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唐音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

爬蒲巴切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

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音替

而禽獮息戎切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音浮

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

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一無潮字朝貢蠻胡賈人船音白交

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

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

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

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

工部尚書鄭公為邢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胡化切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

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儻即就切屋以居可謂貴而能

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

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

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使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約一作重華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洪曰五宗玉父云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

年振武今麟府路也唐志無所考按唐曹璿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管田三千三百頃一年般湖落也監一萬二千碩博采米二萬四千碩充振武軍糧公卿廷議

以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

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上音質下給姑沃切

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

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種齒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

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千萬斛者而私其有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

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高為堡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

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險一作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

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在到切輓之費朝廷

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

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

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

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

農兼事務一字無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傲人以車船自他郡往

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

中國坐見一無見字耗虛一無虛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

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

未可遽其據切以一二數所矩切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死一作見而不得施設

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免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一作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一作授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選

大 四 五

韓文二十一

方

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音歉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何交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詩曰得洛○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一作薄鳥呀音弄正交加楊花共紛泊交親一作親友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也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力救切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轂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誅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

大和二年

韋處厚

十一

十

出於巴東以屬胸臆

上音壽也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下音閏也關州盛山郡本方世郡義

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方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胸臆地多胸臆虫劉禹錫云胸臆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胸臆在漢中俗作胸非是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一作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

名處厚為和詩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為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為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少字監溫司馬造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洪曰張文潛所校本與諸本特異今錄于此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

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張作在京

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

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張無結音喉中張

字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

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

云張有年九十餘矣張無矣字一有捕逐鬼物拘囚張作

字蛟螭抽知虎豹不知張有實能張作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

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無大喜既張作援筆題其首兩

句次傳於喜張作喜踊躍即綴其張有云云道士啞烏格

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傍一作北墻坐謂

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弟子張無為我書吾句張無吾因

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一作彭亨初不似張作非經意

詩言有似譏喜二子張作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

而傳之喜喜思一作益苦務欲厭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

聲鳴益悲操筆欲一作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

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去云張作劉進士

吟吟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不可附說語劉侯

喜益忌之劉與侯比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昆脫穎

含譏諷張有夜蓋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

也一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某張有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張作

論詩道士奮然張作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

劉曰把筆來張無來字有吾張又唱出一作四十字

為八句書既止即張作讀讀張作畢謂二子曰章張有已

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比且不足與語此寧為文

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一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

也吾所聞一作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張有子字

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張無起立牀下拜曰

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何書下但有寂然

一字無十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

息一無如雷鳴二子怛當割然失色不敢張有喘斯須曙

鼓動夔夔形音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張作出道有驚字顧

覓道士不見即張無問童張作奴曰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張無到覓張

字無有也二子驚惋烏貫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

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常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

序

巧匠斲山骨剝空胡中事前烹師直柄未當權一作嘗卷塞口

且吞轂喜龍頭縮菌巨負蠢豕腹漲一作彭亨彌外苞乾

薛文中有暗浪驚師在冷足自安一作安遭林恣意彌貞喜

謬當鼎鼎乃代切間妄使水火爭彌大似烈士膽圓如戰

馬纓師上比香燭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彊

抽萌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不值書寫處焉知懷

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皖皖華無刃迹團

團類天成師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隻耳穿

上為孤髮撐抽耕切師服洪或許短尾銚又似無足鏞師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炆似也無計離餅

鑿彌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

韓文二一

十一

才

羨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徒爾一作示堅重性不合

一作升合成師服傍一作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時

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以茲翻溢愆歷實負任使誠

師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

并彌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注云喜迴旋但兀兀開

闔惟鏗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

不為手所揜與揜同當作揜音揜磨龍去圭角漫潤著直略切光精願

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彌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貞元十一年一作十九者非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九月

十一日愈如東京道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因取

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

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上音虛下音希又許

既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

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一作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

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抑所

寶之一作非賢亦天一作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

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音具其何傷自古死者

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音人陳辭而薦酒塊髮髯而來

享

歐陽詹生哀辭

并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

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

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

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一有治其地衮以文詞進縣鄉小

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

泣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遊讌饗必召與一作預之

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縣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

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足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

年余一有年十九字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

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

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

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

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

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魚力切然其燕私善謔乞却切以和其

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

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

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無詹字一作監有獄

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

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

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

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

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

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

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一作誌余故作哀辭以舒

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一作志

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

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

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然要必

死兮願不一作求傷朋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一作既

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一作高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

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則一作及兮勿謂

不通哭泣無益一作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
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
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
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為
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
愈之為此文蓋哀一作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
音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
文耳雖然苟愛吾一作文必求其義一有則進知於歐愈
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
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
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劉君好
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眾萬之生誰非天邪明照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怨一作
怒邪居何故而憐邪胡喜眉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
將下民之好惡與彼一有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
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
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一作如嗚呼
遠矣何日而忘

為崔侍御祭穆負外文

於平建中之初子居于嵩攜戶圭扶北奔一作避盜來攻
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

自山子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去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
不知其可一作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
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有疑忌維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
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悲驕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歎蘇平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與語無
非德轂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
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天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繫縲力
直一作生何可樂曲一作死何可悲上懷王一作
人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
之攸攸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
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一作音非音非一作音非音非一作音非
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
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哭一作穀酒肉在前
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叅軍韓愈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
如新傾蓋若舊顧音氣之何如曷一作日時之足究當貞
元之癸酉一作未貞元十九年癸未公拜監察御史冬貶
連州陽山令別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遂是也者未
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什數數正
歷貴部而西邁適清光而暫觀言莫一作交而情無由
既不賈而奚售一作哀窮一作荒之無圖挈女加切又百
憂以一作自副辱問訊之綢繆上直留切恒飽飢而愈疚
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音苞黃甘而致貽一作

獲紙筆之雙寶

音茂洪曰即李貞外寄紙筆投叉魚之短

韻

洪曰即叉魚詩招張公曹者

媿韜瑕而舉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

於館候空大亭以見處甜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於清酌

音航北湖之空明觀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

豁達衆管啾

即由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

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

留

上音秀下音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

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

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

信於暫踈遂成凶於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

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

讒構

一作憍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離彼儉人之浮言

雖百車

一作年其何詎呼漏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

幸竊覩其終始敢不

一字無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

侑

音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

國子博士韓愈大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

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

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柰何永

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

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貞外季友文

王涯崔羣等同

維年月日俞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貞

外之靈鳴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
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
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
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今
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
歸陽瘖於今切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
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
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字
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
故河南縣令張十二一無十二字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年君為御

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胡本切剛標高揭己有不吾
如唾猶泥滓祖史切余贛步降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
挾自恃一作無挾恃彼婉孌上音充下音充切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
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廳音孫奴切君飄臨武臨武縣在郴州
山林之牢歲敝并寒兇雪虐風號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
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觝音郵項交跬音隻
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
帆舩箭激南上一作湘水屈切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
漆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
我又南踰把醖阻限切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
自別幾時復一作遽其據切變一作編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
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驂音說文去君去是物

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音寅敬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

膺猛獸果信洪曰業來告言虎入流而下行亞禱而憑以問其言則去之不駿去之

言虎取驂果身遂有府掾之命不待禱而自憑也嶺中君俟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

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音悟一作選音或五故無捨衡陽放酒

一作能咆音咆虎咆音豪存不一作存令章罰籌蠟毛委舟

湘流往觀南岳雲一作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大湖七日

鹿角鈎登大鮎切如廉怒頰豕狗許角切豕豕豕盤炙

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苦刀切高下馬伏塗從事

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

君掾雍於用切雍州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

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

郎引章許一作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獠一作

條張戶歌用遷澧音澧水名書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

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

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

不憑棺莫不親竿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

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

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貞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

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子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

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

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魚觀切之悲具寮輿云云之嘆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

三

昌文廿二

八

宋

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明執音俛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

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

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音

又私酒食器皿損一作胡切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

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丁喚切記曰脩之

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稍既穰矣而雨不得孰以穫也蠶

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蒺千木切廣也歲且盡矣稻不

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蠶婦將無以應賦稅

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

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

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蠶上音忽麥反又音畫下雲陰

卷月日也幸身有衣而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

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

昌二十一九

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音清酌庶羞之

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灾無以應貢賦供

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

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答糞除天地山川清

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

敢怠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侑

以音穀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

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庇庇一有

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

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

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鑿茲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
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
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
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鼓以獻以樂以謝
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